



■周 ■

# 一个人住也很好

■林蔚

我喜爱的高木直子出新书了：《一个人住第几年了？》

依旧是碎碎念的单身生活日常，依旧时不时让人直呼感同身受。就像资深粉当年读《一个人住第5年》、《一个人住第9年》一样：咦，好像一面镜子看到了自己。一个人做饭并分装在冷冻格里；一个人看恐怖片然后立志着推过长夜；一个人装书架；一个人对抗失恋后的悲伤……到了“第几年”，单身的衣食住行仍然是一地鸡毛，但也会有小小的变化。比如即将迈入中年，不安感加重，于是特地跑去做身体检查。又比如，居室空间在多年累积下几近饱和，终有一日也赶上了断舍离的时髦。

刚出书的时候，大概高木直子自己都不会想到，“一个人住”会成为一系列吧。按照现行主流价值观，女性单身5年生活就够长久了，9年俨然是极限了。9年之后，那是直接在脸上写了“不婚”二字吧？又或者，他们先人为你设定：单身生活那么久，还能适应两人世界吗？

说起来，日本还真是相对适合单身女性生活的地方。一个人住不窘迫，一个人吃饭不出格，一个人出游也太寻常。甚至只要你愿意，旅行时还可以订上女性专用旅馆，预约好独享的早餐和晚餐。当然，我说相对合适是指亚洲地区，放到欧美很多国家，单身就是个人生活方式，无需他人指手画脚。

在中国，我以为上海是最适合单身女性生活的城市。相对可靠的治安环境，便利快捷的基础设施。三五步就有一家深夜亮灯的便利店，小区周边总有小而干净的咖啡馆、简餐店。邻居通常是客气而疏离的，但总好过见了面就拉住手要给你介绍对象或者苦口婆心劝你赶紧嫁人的。

我曾经在上海一个人住了近十年，现在回想起来，也多半记得单身生活的自由和惬意。早上有面包坊的香蒜面包、热美式咖啡，早点铺的生煎包和小馄饨，晚上有茶餐厅的炒饭和小式面馆的雪菜肉丝面。菜市场的小贩记得你的口味，门口的音像店会帮你留好最新的美剧。一个人扛着折叠式大梯子回来时，邻居只是微笑着帮你按电梯。十年里，对门阿婆主动找过我几回，有时是让我参加小区救灾捐款，有时是让我签名反对搭建违章建筑，还有一次，她们三缺一问我会不会搓麻。

可是单身总是寂寞啊孤独啊，很多人说。寂寞孤独的时候当然有，不过婚姻里也同样有啊。两个生活方式不同的人同在一个空间，更需要妥协和磨合，包容和适应。如果再加上双方家庭的融合，加上扶老携幼的责任和义务，美好的婚姻绝对需要人生大智慧。这样回过头来看，对抗单身寂寞的难度系数简直小到可以忽略不计了。所以说，单身生活都过不好的人，是没法靠婚姻来摆脱困境的，因为结婚从来不是治疗寂寞孤独的对症药。

在上海时回家总要坐很久的轻轨。有时看着满车厢的人，常会想车上有多少“高木直子”呀。她们结束了一天的工作，乘着轻轨奔向城市的各个角落。她们回到那个小小的温馨的出租房，快手炒个菜或者烧个面，就着最新的美剧、日剧下饭，然后睡前再美美地泡个澡、敷个面膜，安心等着第二天满血复活。休闲时，她们约女友逛街吃饭，看话剧演出，更多的时候，她们像高木直子一样，一个人跑步健身，一个人开发孤独美食家路线，甚至一个人去旅行。谁说单身生活就是枯燥无味呢？

新书的最后，一个人住了很多年的高木直子说：我也遇上了美好的邂逅，结束了长长的空窗期。以后估计要出“两个人住”系列吧。但即便没有这个彩蛋，我也相信高木直子的生活会一如既往地琐碎而热闹。因为热爱生活并积极生活的人，一个人住也很好。

# 你眼里有光，我却从未捕捉到

■无锡市辅仁高级中学 陈海韵

昨晚，你又入我梦。

梦里，我穿着鹅黄色的小衫，手里捧着刚在门前摘的野花，坐在小板凳上看你剥豆。新鲜的毛豆有雨后青草般清新的香气，你穿着簇新的夹背心，双手不停地上下翻着。我看着你苍老却有力的手，指尖因挤压而泛白，又很快恢复红润，一压，再泛白，一松，又红润。红白两色交替，在指尖泛起了细浪，而新鲜毛豆的香气也在随着这波浪的起伏忽浓忽淡……

梦境甜美，似乎处处飘散着馥郁花香，醒来却是虚无。你已经离去很久。记忆中，你从不曾和我分享过平淡的快乐。你的面前也似乎从未有过花香，只有陈旧的家具、废弃的杂物，幽幽地散发着潮湿的霉



情景 三部曲 朱万昌/摄

他和他的恋爱持续了三年有余。他们是通过相亲认识的。那时她35岁，有过一段短暂的失败婚事，之后读书、考证、升职、加薪，拥有这个城市里这个年龄的女性差不多都有的一切甚至更多，包括盛放的容貌和充分的自信。她想成家了，所以积极地相亲。然后碰到他。

几乎是一见钟情。两个成熟男女的恋爱，不见得多么热烈疯狂，但该有的感觉都有，双方的行进速度一致，自然平顺地一路走近。

只除了一点。他的女儿初二，他说正在青春叛逆阶段，父母离异已经给了孩子太大冲击，他不想让女儿知道他在结交女友。

所以他们的幽会一直只在她的两居室。他有时会在她这里过夜，给女儿的交代是“出差”。她理解他的为难，相信他需要时间。但他需要的时间实在太长了。第二

年，女儿初三，中考在即，不容分心；第三年，前妻再婚，不能想象孩子可以接受爸爸妈妈同时有新家庭；第四年，高二了，女儿学习吃紧，绝对不能受影响。

“明年高考，更是没戏。”听她倾诉的女友，冷冷地接话。

她慌了。“我怎么遇到这样一个父爱神圣泛滥的男人！”

哪里是父爱泛滥，他只是情爱不足。这几年里，他有没有试过把你带到他的家人面前，有没有尝试让他最爱的女儿认识你一下？试都不试，怎么就断言他女儿肯定接受不了你？当今时代，一个十五六岁的姑娘，会认为四十多岁的父亲娶她后半辈子都不娶守贞？如果不是想再婚，一开始他相什么亲啊？

那是借口，不是理由。真相是，其实他没那么喜欢你。你可能是他现阶段遇到的一个让他觉得各方面都不错的女人，又温柔以待，他用不着面对婚姻生活中琐碎

繁杂不如人意的地方，又可以间歇性地享受到婚姻温暖美好的一面。他待你或许也并非一点诚意没有，但绝对不秤斤。你跟他做个性伴侣、搭伴儿排遣寂寞就算了，别当真，要是还想嫁，趁早断了吧。

他们不是因为女友的毒舌剖析分开的。她是一个不缺乏判断力和决断力的独立女性，近年不惑，自己是不是被爱、被爱到底是多还是少，谁个不是心中雪亮？症结无非是直面的勇气和直面的时间。她以去留逼婚，结果是他声言爱她，却万般无奈地接受了她的决然离开。

两年以后，她云淡风轻地告诉当时的毒舌女友，他在女儿高考那年，娶了自己的博士生，一个二十几岁的姑娘。“她女儿也没没。”她笑着说。

所谓的万般无奈，不过是还不够爱。当他心存犹疑、无可无不可时，女儿的情绪是问题、课业考试是问题、父爱情深是

## 落脚点

# 不会说话的人



■闫晗

在阿May印象中，婆婆是一个不太会说话的人。她拒绝起别人的善意来很生硬，“习惯了，改不了”，“我才不会穿这种样式的衣服”……她评价阿May的一条裤子，“你这样的胖子怎么可以买斑斑点点的裤子”，跟邻居阿姨也毫不客气，“你这件大衣不值280元，这么艳的颜色穿不出去吧”。

当年阿May作了个不太明智的决定，回老家生孩子。娘家 and 婆家在一个城市，在娘家住了十天，婆婆就催她回来，

理由是想孙子，要把娘儿俩接过去。阿May和婆婆从未长期相处过，也并不互相了解，如今却要娶在婆婆家坐月子，老公还不存在身边。但阿May是个软弱的人，最不喜欢与人争执，遇到事情总怕别人不开心，也就尽可能顺从。

有次阿May胃不舒服，呕吐吃不了东西，婆婆急得团团转，说出口的却是：你得赶紧吃饭啊，要不怎么有奶给孩子吃。婆婆每日尽心尽力照顾阿May和宝宝，功劳苦劳却被一句话抵消掉大半：“你进了我家的门，就是我们家媳妇，我们让你走，你才能回娘家，不是你说想回就随便回的……”这样的表达实在太过笨拙，立威不成反生嫌隙。当时阿May感觉孤立无援，不擅长争吵的她选择了缄默。阿May的想法是：辩解无益，难听的话一旦说出口，就失去了控制，在以后的岁月里会被人时常记起。

婆婆总是夸儿子与孙子，从来不提阿May的优点，提到她正面的话语不过是“真有福气，嫁了我儿子”。于是怨怼在心里暗暗滋生，回到自己家的几个月，阿May一直愤愤不平，难以消化那些相处时的疙疙瘩瘩。

幸好时间会治愈一切，当了妈以后更是这样。阿May上班后，婆婆每年冬天过来帮忙带孩子，阿May渐渐了解了她。婆婆是家里第二个女儿，样貌是姐妹中最普通的，自然成了家庭里最被忽视的一个。少年时代的她被困在家里干活，一直没能上学，在那个年代的人中已属少见，她不敢争取却又怀着深深的自卑，在岁月的磨砺中渐渐失去了少女的畏缩和羞涩，变

得凌厉，说起话来粗声大气。她很要强，绣花、做农活，样样不肯输人，累病了也不愿歇歇。越脆弱的时候越喜欢说强势的话来显示不逊于人，通过质疑别人的品位来彰显自己的讲究。一辈子没出过远门，见识也就有限，总以村里的谁谁为判断标准。

婆婆讲起道理来让人无语，但表达内心感受时却很生动。比如，她喜欢布艺印花，年轻时某次赶集见到了很好看的一束，“心扑通扑通直跳”，回家跟丈夫提起，丈夫一句“买那个有什么用”就断了她的念头。还有，她淡淡地说起儿子小时候早早懂事，“每次村里来了卖冰棍的，他就跑回家喊‘妈妈，妈妈呀’，我不出声只是抹眼泪，他就说‘妈你别哭，我不要了’……”说得阿May眼圈都红了。

阿May渐渐心疼起婆婆来，不再纠结她说的话，而是看到她话语背后的情绪与情感需求，这种理解与怜惜无形中让相处的氛围渐渐融洽起来。虽然并没有重大的转折事件发生，但默契与信任开始积累，感觉渐渐不同了。

去年夏天，阿May休年假去婆婆家。老公的小姨傍晚时带来一些小杂鱼，阿May主动帮着拾掇，干得很慢。小姨调笑：你这种干法，我们今天是不吃了不。婆婆立即在一旁说：你可别说，她干活可细致了！阿May照了爷爷家一些老房子的照片，婆婆看到，又评论一句说：真是念旧的人。当婆婆随口说出这些话时，阿May感觉到被偏袒和维护，她知道，她们在岁月中渐渐互相了解、彼此认同，变得亲密起来。

味。你留给我的味道，除了孤寂与腐朽，只有一切结束后那块云片糕的味道。

满室的肃穆裹挟着的，不是悲伤，是内心无底的惘然。空气中似乎浮动若有若无的金属般气息，残酷而冷淡。我凝视着你的遗像，却觉得陌生。我从没有见过你这么美丽的你，我甚至怀疑那双含笑、慈爱的双眼是否曾经真的属于过你。你的眼里有光，但我却从未捕捉到。

你之于我，只是每逢节庆要完成的任务，一个陌生的，似乎不曾与我有任何交集的老姐，一个因为阿尔茨海默症将我的一生都从记忆中抹去的病人。我之于你，有时是邻居，有时是养老院的护工，有时是陌生人，疾病将我在你心中的一切都抹去，声音隐退，光线也远遁，我们在混沌之中互相摸索，在陌生的触感下彼此走

失。甚至，在你的葬礼上，我都不能强迫自己，为你流一滴真心实意的泪。

可那一天，我木然地参加完葬礼，顺从地吃下大人通过的云片糕——那是我从你那里获得的，第一件也是唯一一件东西。云片糕白白的，可尽管口感干涩粗糙，但它至少是甜的。我用尽力气将它咀嚼，咀嚼，又用尽力气将它咽下。云片糕是甜的，吃完却开始发酸，先是粘在牙上的一点，再是整个口腔，最后从舌根蔓延而下。酸味是一只无形的手，将记忆轻轻揉搓，揉搓得我整颗心都酸了。

我想起我很小的时候，你头脑还清醒的那段时间，你也曾揽我在怀中，管我叫“囡囡”，语调柔软，细语呢喃。尽管揽着我的手瘦得像枯柴，皮肤又似麻布般粗糙暗淡，但每每在你怀中，总能避过你衣领上淡

淡的皂角味，细细嗅来，像一缕阳光照进我心中的小窗，浪漫得像一幅油画。后来，你开始渐渐遗忘一些事，一些人，你忘了关门，忘了洗脸，忘了吃饭，忘了我，忘了我的爸爸——你的儿子，可你为什么，到临去时还记得我的堂兄？记得对他的每一句叮咛？

那种酸，酸得人五脏翻江倒海几乎要咳血，却唯独流不出泪来。我们的情缘太淡，等不及我长大，遗忘的橡皮已将维系我们的那点血缘亲情擦去，只留下一道很浅、很浅的印记。可你留给我十余年在遗忘和现实之间的苦苦挣扎，以及还没来得及温暖我就被早早封存的爱情。

时光下，岁月里，记忆中，我们错过了彼此的味道，我们错过了整整一生。从前只道是人心凉薄，如今才明白，原来世间的种种无奈，早已不能用对错去判断。

问题；当他碰到非要不可、一心想娶的女人，女儿不是问题，高考不是问题，父爱不是问题，一切都不是问题。

不够爱，不是不爱，不是没用到真心。很多时候，我们觉得似乎挺爱的了，真的自以为够爱，然后也不遗余力地、甚至略带夸张地表达了这种爱，以至于说过了，自己都不好意思承认原来并没有那么爱。只有在遇到重大选择、决定去留取舍时，我们才清醒地意识到，并且至少跟自己承认，原来在这爱之上，我们还有更爱的。那些更爱，有时候会因为岁月蒙尘，有时候会淡如白开水，你因为它毫无滋味，它似乎也确实没什么味道，偏偏就是生命中的不可或缺。在作决断时，这些更爱、更重要才会从心底深处浮现出来，影像清晰、力量执拗。因为那时候要面对“舍得”。看你为了争取什么，舍得出什么。

我见过真正的“够爱”。

她钟情于他时，才24岁。他40岁，挺拔儒雅，风度翩翩，顺理成章地有妻有子。他打了四年的拉锯战离婚，其间妻子闹到她打工的公司、她的家，满城风雨，她承受流言，被迫换工作，面对父母的痛加责难和严厉看管，还有对不起那对母子的愧疚和心灵重负。而他，也因为这场不名誉的婚变失去了职业生涯中再上一个台阶的机会。

等他把除了儿子的所有一切留给前妻，净身出户，有了娶她的身份，带了礼物上门拜访求婚。她父母把东西全部扔出门，老爸气得冠心病发作住院抢救，手术前要她立誓离开那个“流氓、骗子”，用到“死不瞑目”的重话。

她吓坏了。父母身子一直病弱，他们的地下情也就一直持续。直到六年以后，他的前妻早有了新的生活，诧异地问她：“你们怎么还没结婚呀！”

她从24岁到36岁，一直在父母的期待和命令中相亲。每次相亲都坐下就跟人家道歉，说有男朋友，家人逼着来的，怕老爸犯心脏病。其间也碰到过认真诚恳的追求者，只是她一心只在他身上。

他们能成婚，是因为一次误诊，说她患有恶性肿瘤。她的父母和他在医院里相遇，她才发现，老人家已经没有早前的决绝。在迫近的死神威胁下，深爱她的两个男人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和解。

## 浮世绘

妈妈们信奉的规律是，要在交往一年左右敲定婚事，再拖，就结不了婚了。听起来像人口拐骗，在对方还没彻底醒过来前，把他扛回洞穴里。我想，越来越高的离婚率或许能纠正这个偏见，一锤子买卖渐渐变少，温柔和信任成了一辈子的事。能同偕共老，从来都不是靠运气。

——倪一宁

一起醒来多么美妙。同一分钟醒来，听见突然下起雨，落满屋顶，感到空气突然清冽，仿佛被空中一团黑线网骤然通了电，多好。雨珠在屋顶四处嘶嘶作响，下方，一个个吻轻盈降临。

——伊丽莎白·毕肖普

如果有一天，你想起了一个人，以及和他在一起吃的食物。那个时候，你就知道，孤独的味道尝起来是如何的。

——村上龙

深秋就是这样的，你可以感觉更多温暖，怀抱着期待准备着礼物和聚会，兴致勃勃地买着新赛季大衣，也能从一种世俗的热烈里突然清醒过来，莫名惆怅和忧伤，想起一年中的美好光影几乎落尽，也突然意识到灵魂中的真我和主人格依然执拗地幼稚着。

## 那些年

# 关于暖气的记忆

■李帆

我眉毛上有一道模糊的疤痕，有人问起，就说打架时被砍的——很多男性都喜欢捏造年少时的血性，我也概莫能外。而实际情况是，暖气片烫的。我能先近视，生下来就看不清世界，学走路的时候，一不小心磕到暖气，就在眉间烙下了终生的印记。

“暖气有那么烫？”我老婆虽然是南方人，但偶尔来北方出差，也是见过大世面的。我只告诉她，在遥远的北方，暖气有两种，一种叫水暖，就是她见过的那种，还有一种叫气暖，靠蒸汽供热，几分钟房间就热了。缺点就是太烫，烤暖气一定要留神，拿自己的手背做铁板烧的，我见过好几位；房子里还会很干燥，得在地上放一盆水，自然蒸发，保证湿度。当然，很多人也用它来烤馒头、红薯片，味道棒极了，和烤箱烤出来的差不多，也是当年舌尖上的回忆。

气暖时代，我家还住在国企的公房，暖气就像其他福利一样，粗糙但又贴心——给你几乎免费的供热，但温度又是大起大落，十分写意。有时过热，大家都脱掉棉袄，有时又会过冷，这种情况一般发生在深夜，锅炉房弟兄喝多了或睡着了。

在北方地区，除了衣食住行之外，暖气也成了必不可少开支。我记忆中，当时正值国企下岗潮，暖气的福利也没了，每年一进入10月下旬，大家就开始发愁暖气费。因为一户交不上暖气费，导致整个单元断供的事情比比皆是。心思活泛的人，开始想着怎么给家里赚暖气费出来，于是，曾经在深夜烤出来的差不多，也是当年舌尖上的回忆。

气暖时代，我家还住在国企的公房，暖气就像其他福利一样，粗糙但又贴心——给你几乎免费的供热，但温度又是大起大落，十分写意。有时过热，大家都脱掉棉袄，有时又会过冷，这种情况一般发生在深夜，锅炉房弟兄喝多了或睡着了。

在北方地区，除了衣食住行之外，暖气也成了必不可少开支。我记忆中，当时正值国企下岗潮，暖气的福利也没了，每年一进入10月下旬，大家就开始发愁暖气费。因为一户交不上暖气费，导致整个单元断供的事情比比皆是。心思活泛的人，开始想着怎么给家里赚暖气费出来，于是，曾经在深夜烤出来的差不多，也是当年舌尖上的回忆。

气暖时代，我家还住在国企的公房，暖气就像其他福利一样，粗糙但又贴心——给你几乎免费的供热，但温度又是大起大落，十分写意。有时过热，大家都脱掉棉袄，有时又会过冷，这种情况一般发生在深夜，锅炉房弟兄喝多了或睡着了。

在北方地区，除了衣食住行之外，暖气也成了必不可少开支。我记忆中，当时正值国企下岗潮，暖气的福利也没了，每年一进入10月下旬，大家就开始发愁暖气费。因为一户交不上暖气费，导致整个单元断供的事情比比皆是。心思活泛的人，开始想着怎么给家里赚暖气费出来，于是，曾经在深夜烤出来的差不多，也是当年舌尖上的回忆。

气暖时代，我家还住在国企的公房，暖气就像其他福利一样，粗糙但又贴心——给你几乎免费的供热，但温度又是大起大落，十分写意。有时过热，大家都脱掉棉袄，有时又会过冷，这种情况一般发生在深夜，锅炉房弟兄喝多了或睡着了。

在北方地区，除了衣食住行之外，暖气也成了必不可少开支。我记忆中，当时正值国企下岗潮，暖气的福利也没了，每年一进入10月下旬，大家就开始发愁暖气费。因为一户交不上暖气费，导致整个单元断供的事情比比皆是。心思活泛的人，开始想着怎么给家里赚暖气费出来，于是，曾经在深夜烤出来的差不多，也是当年舌尖上的回忆。

气暖时代，我家还住在国企的公房，暖气就像其他福利一样，粗糙但又贴心——给你几乎免费的供热，但温度又是大起大落，十分写意。有时过热，大家都脱掉棉袄，有时又会过冷，这种情况一般发生在深夜，锅炉房弟兄喝多了或睡着了。

在北方地区，除了衣食住行之外，暖气也成了必不可少开支。我记忆中，当时正值国企下岗潮，暖气的福利也没了，每年一进入10月下旬，大家就开始发愁暖气费。因为一户交不上暖气费，导致整个单元断供的事情比比皆是。心思活泛的人，开始想着怎么给家里赚暖气费出来，于是，曾经在深夜烤出来的差不多，也是当年舌尖上的回忆。

气暖时代，我家还住在国企的公房，暖气就像其他福利一样，粗糙但又贴心——给你几乎免费的供热，但温度又是大起大落，十分写意。有时过热，大家都脱掉棉袄，有时又会过冷，这种情况一般发生在深夜，锅炉房弟兄喝多了或睡着了。

在北方地区，除了衣食住行之外，暖气也成了必不可少开支。我记忆中，当时正值国企下岗潮，暖气的福利也没了，每年一进入10月下旬，大家就开始发愁暖气费。因为一户交不上暖气费，导致整个单元断供的事情比比皆是。心思活泛的人，开始想着怎么给家里赚暖气费出来，于是，曾经在深夜烤出来的差不多，也是当年舌尖上的回忆。

气暖时代，我家还住在国企的公房，暖气就像其他福利一样，粗糙但又贴心——给你几乎免费的供热，但温度又是大起大落，十分写意。有时过热，大家都脱掉棉袄，有时又会过冷，这种情况一般发生在深夜，锅炉房弟兄喝多了或睡着了。

在北方地区，除了衣食住行之外，暖气也成了必不可少开支。我记忆中，当时正值国企下岗潮，暖气的福利也没了，每年一进入10月下旬，大家就开始发愁暖气费。因为一户交不上暖气费，导致整个单元断供的事情比比皆是。心思活泛的人，开始想着怎么给家里赚暖气费出来，于是，曾经在深夜烤出来的差不多，也是当年舌尖上的回忆。

气暖时代，我家还住在国企的公房，暖气就像其他福利一样，粗糙但又贴心——给你几乎免费的供热，但温度又是大起大落，十分写意。有时过热，大家都脱掉棉袄，有时又会过冷，这种情况一般发生在深夜，锅炉房弟兄喝多了或睡着了。

在北方地区，除了衣食住行之外，暖气也成了必不可少开支。我记忆中，当时正值国企下岗潮，暖气的福利也没了，每年一进入10月下旬，大家就开始发愁暖气费。因为一户交不上暖气费，导致整个单元断供的事情比比皆是。心思活泛的人，开始想着怎么给家里赚暖气费出来，于是，曾经在深夜烤出来的差不多，也是当年舌尖上的回忆。

气暖时代，我家还住在国企的公房，暖气就像其他福利一样，粗糙但又贴心——给你几乎免费的供热，但温度又是大起大落，十分写意。有时过热，大家都脱掉棉袄，有时又会过冷，这种情况一般发生在深夜，锅炉房弟兄喝多了或睡着了。

在北方地区，除了衣食住行之外，暖气也成了必不可少开支。我记忆中，当时正值国企下岗潮，暖气的福利也没了，每年一进入10月下旬，大家就开始发愁暖气费。因为一户交不上暖气费，导致整个单元断供的事情比比皆是。心思活泛的人，开始想着怎么给家里赚暖气费出来，于是，曾经在深夜烤出来的差不多，也是当年舌尖上的回忆。

气暖时代，我家还住在国企的公房，暖气就像其他福利一样，粗糙但又贴心——给你几乎免费的供热，但温度又是大起大落，十分写意。有时过热，大家都脱掉棉袄，有时又会过冷，这种情况一般发生在深夜，锅炉房弟兄喝多了或睡着了。

在北方地区，除了衣食住行之外，暖气也成了必不可少开支。我记忆中，当时正值国企下岗潮，暖气的福利也没了，每年一进入10月下旬，大家就开始发愁暖气费。因为一户交不上暖气费，导致整个单元断供的事情比比皆是。心思活泛的人，开始想着怎么给家里赚暖气费出来，于是，曾经在深夜烤出来的差不多，也是当年舌尖上的回忆。

气暖时代，我家还住在国企的公房，暖气就像其他福利一样，粗糙但又贴心——给你几乎免费的供热，但温度又是大起大落，十分写意。有时过热，大家都脱掉棉袄，有时又会过冷，这种情况一般发生在深夜，锅炉房弟兄喝多了或睡着了。

在北方地区，除了衣食住行之外，暖气也成了必不可少开支。我记忆中，当时正值国企下岗潮，暖气的福利也没了，每年一进入10月下旬，大家就开始发愁暖气费。因为一户交不上暖气费，导致整个单元断供的事情比比皆是。心思活泛的人，开始想着怎么给家里赚暖气费出来，于是，曾经在深夜烤出来的差不多，也是当年舌尖上的回忆。

气暖时代，我家还住在国企的公房，暖气就像其他福利一样，粗糙但又贴心——给你几乎免费的供热，但温度又是大起大落，十分写意。有时过热，大家都脱掉棉袄，有时又会过冷，这种情况一般发生在深夜，锅炉房弟兄喝多了或睡着了。

在北方地区，除了衣食住行之外，暖气也成了必不可少开支。我记忆中，当时正值国企下岗潮，暖气的福利也没了，每年一进入10月下旬，大家就开始发愁暖气费。因为一户交不上暖气费，导致整个单元断供的事情比比皆是。心思活泛的人，开始想着怎么给家里赚暖气费出来，于是，曾经在深夜烤出来的差不多，也是当年舌尖上的回忆。

气暖时代，我家还住在国企的公房，暖气就像其他福利一样，粗糙但又贴心——给你几乎免费的供热，但温度又是大起大落，十分写意。有时过热，大家都脱掉棉袄，有时又会过冷，这种情况一般发生在深夜，锅炉房弟兄喝多了或睡着了。

在北方地区，除了衣食住行之外，暖气也成了必不可少开支。我记忆中，当时正值国企下岗潮，暖气的福利也没了，每年一进入10月下旬，大家就开始发愁暖气费。因为一户交不上暖气费，导致整个单元断供的事情比比皆是。心思活泛的人，开始想着怎么给家里赚暖气费出来，于是，曾经在深夜烤出来的差不多，也是当年舌尖上的回忆。

气暖时代，我家还住在国企的公房，暖气就像其他福利一样，粗糙但又贴心——给你几乎免费的供热，但温度又是大起大落，十分写意。有时过热，大家都脱掉棉袄，有时又会过冷，这种情况一般发生在深夜，锅炉房弟兄喝多了或睡着了。

在北方地区，除了衣食住行之外，暖气也成了必不可少开支。我记忆中，当时正值国企下岗潮，暖气的福利也没了，每年一进入10月下旬，大家就开始发愁暖气费。因为一户交不上暖气费，导致整个单元断供的事情比比皆是。心思活泛的人，开始想着怎么给家里赚暖气费出来，于是，曾经在深夜烤出来的差不多，也是当年舌尖上的回忆。

气暖时代，我家还住在国企的公房，暖气就像其他福利一样，粗糙但又贴心——给你几乎免费的供热，但温度又是大起大落，十分写意。有时过热，大家都脱掉棉袄，有时又会过冷，这种情况一般发生在深夜，锅炉房弟兄喝多了或睡着了。

在北方地区，除了衣食住行之外，暖气也成了必不可少开支。我记忆中，当时正值国企下岗潮，暖气的福利也没了，每年一进入10月下旬，大家就开始发愁暖气费。因为一户交不上暖气费，导致整个单元断供的事情比比皆是。心思活泛的人，开始想着怎么给家里赚暖气费出来，于是，曾经在深夜烤出来的差不多，也是当年舌尖上的回忆。

气暖时代，我家还住在国企的公房，暖气就像其他福利一样，粗糙但又贴心——给你几乎免费的供热，但温度又是大起大落，十分写意。有时过热，大家都脱掉棉袄，有时又会过冷，这种情况一般发生在深夜，锅炉房弟兄喝多了或睡着了。

在北方地区，除了衣食住行之外，暖气也成了必不可少开支。我记忆中，当时正值国企下岗潮，暖气的福利也没了，每年一进入10月下旬，大家就开始发愁暖气费。因为一户交不上暖气费，导致整个单元断供的事情比比皆是。心思活泛的人，开始想着怎么给家里赚暖气费出来，于是，曾经在深夜烤出来的差不多，也是当年舌尖上的回忆。

气暖时代，我家还住在国企的公房，暖气就像其他福利一样，粗糙但又贴心——给你几乎免费的供热，但温度又是大起大落，十分写意。有时过热，大家都脱掉棉袄，有时又会过冷，这种情况一般发生在深夜，锅炉房弟兄喝多了或睡着了。

在北方地区，除了衣食住行之外，暖气也成了必不可少开支。我记忆中，当时正值国企下岗潮，暖气的福利也没了，每年一进入10月下旬，大家就开始发愁暖气费。因为一户交不上暖气费，导致整个单元断供的事情比比皆是。心思活泛的人，开始想着怎么给家里赚暖气费出来，于是，曾经在深夜烤出来的差不多，也是当年舌尖上的回忆。

气暖时代，我家还住在国企的公房，暖气就像其他福利一样，粗糙但又贴心——给你几乎免费的供热，但温度又是大起大落，十分写意。有时过热，大家都脱掉棉袄，有时又会过冷，这种情况一般发生在深夜，锅炉房弟兄喝多了或睡着了。

在北方地区，除了衣食住行之外，暖气也成了必不可少开支。我记忆中，当时正值国企下岗潮，暖气的福利也没了，每年一进入10月下旬，大家就开始发愁暖气费。因为一户交不上暖气费，导致整个单元断供的事情比比皆是。心思活泛的人，开始想着怎么给家里赚暖气费出来，于是，曾经在深夜烤出来的差不多，也是当年舌尖上的回忆。

气暖时代，我家还住在国企的公房，暖气就像其他福利一样，粗糙但又贴心——给你几乎免费的供热，但温度又是大起大落，十分写意。有时过热，大家都脱掉棉袄，有时又会过冷，这种情况一般发生在深夜，锅炉房弟兄喝多了或睡着了。

在北方地区，除了衣食住行之外，暖气也成了必不可少开支。我记忆中，当时正值国企下岗潮，暖气的福利也没了，每年一进入10月下旬，大家就开始发愁暖气费。因为一户交不上暖气费，导致整个单元断供的事情比比皆是。心思活泛的人，开始想着怎么给家里赚暖气费出来，于是，曾经在深夜烤出来的差不多，也是当年舌尖上的回忆。

气暖时代，我家还住在国企的公房，暖气就像其他福利一样，粗糙但又贴心——给你几乎免费的供热，但温度又是大起大落，十分写意。有时过热，大家都脱掉棉袄，有时又会过冷，这种情况一般发生在深夜，锅炉房弟兄喝多了或睡着了。

在北方地区，除了衣食住行之外，暖气也成了必不可少开支。我记忆中，当时正值国企下岗潮，暖气的福利也没了，每年一进入10月下旬，大家就开始发愁暖气费。因为一户交不上暖气费，导致整个单元断供的事情比比皆是。心思活泛的人，开始想着怎么给家里赚暖气费出来，于是，曾经在深夜烤出来的差不多，也是当年舌尖上的回忆。

气暖时代，我家还住在国企的公房，暖气就像其他福利一样，粗糙但又贴心——给你几乎免费的供热，但温度又是大起大落，十分写意。有时过热，大家都脱掉棉袄，有时又会过冷，这种情况一般发生在深夜，锅炉房弟兄喝多了或睡着了。

在北方地区，除了衣食住行之外，暖气也成了必不可少开支。我记忆中，当时正值国企下岗潮，暖气的福利也没了，每年一进入10月下旬，大家就开始发愁暖气费。因为一户交不上暖气费，导致整个单元断供的事情比比皆是。心思活泛的人，开始想着怎么给家里赚暖气费出来，于是，曾经在深夜烤出来的差不多，也是当年舌尖上的回忆。

气暖时代，我家还住在国企的公房，暖气就像其他福利一样，粗糙但又贴心——给你几乎免费的供热，但温度又是大起大落，十分写意。有时过热，大家都脱掉棉袄，有时又会过冷，这种情况一般发生在深夜，锅炉房弟兄喝多了或睡着了。

在北方地区，除了衣食住行之外，暖气也成了必不可少开支。我记忆中，当时正值国企下岗潮，暖气的福利也没了，每年一进入10月下旬，大家就开始发愁暖气费。因为一户交不上暖气费，导致整个单元断供的事情比比皆是。心思活泛的人，开始想着怎么给家里赚暖气费出来，于是，曾经在深夜烤出来的差不多，也是当年舌尖上的回忆。

气暖时代，我家还住在国企的公房，暖气就像其他福利一样，粗糙但又贴心——给你几乎免费的供热，但温度又是大起大落，十分写意。有时过热，大家都脱掉棉袄，有时又会过冷，这种情况一般发生在深夜，锅炉房弟兄喝多了或睡着了。

在北方地区，除了衣食住行之外，暖气也成了必不可少开支。我记忆中，当时正值国企下岗潮，暖气的福利也没了，每年一进入10月下旬，大家就开始发愁暖气费。因为一户交不上暖气费，导致整个单元断供的事情比比皆是。心思活泛的人，开始想着怎么给家里赚暖气费出来，于是，曾经在深夜烤出来的差不多，也是当年舌尖上的回忆。

气暖时代，我家还住在国企的公房，暖气就像其他福利一样，粗糙但又贴心——给你几乎免费的供热，但温度又是大起大落，十分写意。有时过热，大家都脱掉棉袄，有时又会过冷，这种情况一般发生在深夜，锅炉房弟兄喝多了或睡着了。

在北方地区，除了衣食住行之外，暖气也成了必不可少开支。我记忆中，当时正值国企下岗潮，暖气的福利也没了，每年一进入10月下旬，大家就开始发愁暖气费。因为一户交不上暖气费，导致整个单元断供的事情比比皆是。心思活泛的人，开始想着怎么给家里赚暖气费出来，于是，曾经在深夜烤出来的差不多，也是当年舌尖上的回忆。

气暖时代，我家还住在国企的公房，暖气就像其他福利一样，粗糙但又贴心——给你几乎免费的供热，但温度又是大起大落，十分写意。有时过热，大家都脱掉棉袄，有时又会过冷，这种情况一般发生在深夜，锅炉房弟兄喝多了或睡着了。

在北方地区，除了衣食住行之外，暖气也成了必不可少开支。我记忆中，当时正值国企下岗潮，暖气的福利也没了，每年一进入10月下旬，大家就开始发愁暖气费。因为一户交不上暖气费，导致整个单元断供的事情比比皆是。心思活泛的人，开始想着怎么给家里赚暖气费出来，于是，曾经在深夜烤出来的差不多，也是当年舌尖上的回忆。

气暖时代，我家还住在国企的公房，暖气就像其他福利一样，粗糙但又贴心——给你几乎免费的供热，但温度又是大起大落，十分写意。有时过热，大家都脱掉棉袄，有时又会过冷，这种情况一般发生在深夜，锅炉房弟兄喝多了或睡着了。

在北方地区，除了衣食住行之外，暖气也成了必不可少开支。我记忆中，当时正值国企下岗潮，暖气的福利也没了，每年一进入10月下旬，大家就开始发愁暖气费。因为一户交不上暖气费，导致整个单元断供的事情比比皆是。心思活泛的人，开始想着怎么给家里赚暖气费出来，于是，曾经在深夜烤出来的差不多，也是当年舌尖上的回忆。

气暖时代，我家还住在国企的公房，暖气就像其他福利一样，粗糙但又贴心——给你几乎免费的供热，但温度又是大起大落，十分写意。有时过热，大家都脱掉棉袄，有时又会过冷，这种情况一般发生在深夜，锅炉房弟兄喝多了或睡着了。

在北方地区，除了衣食住行之外，暖气也成了必不可少开支。我记忆中，当时正值国企下岗潮，暖气的福利也没了，每年一进入10月下旬，大家就开始发愁暖气费。因为一户交不上暖气费，导致整个单元断供的事情比比皆是。心思活泛的人，开始想着怎么给家里赚暖气费出来，于是，曾经在深夜烤出来的差不多，也是当年舌尖上的回忆。

气暖时代，我家还住在国企的公房，暖气就像其他福利一样，粗糙但又贴心——给你几乎免费的供热，但温度又是大起大落，十分写意。有时过热，大家都脱掉棉袄，有时又会过冷，这种情况一般发生在深夜，锅炉房弟兄喝多了或睡着了。

在北方地区，除了衣食住行之外，暖气也成了必不可少开支。我记忆中，当时正值国企下岗潮，暖气的福利也没了，每年一进入10月下旬，大家就开始发愁暖气费。因为一户交不上暖气费，导致整个单元断供的事情比比皆是。心思活泛的人，开始想着怎么给家里赚暖气费出来，于是，曾经在深夜烤出来的差不多，也是当年舌尖上的回忆。

气暖时代，我家还住在国企的公房，暖气就像其他福利一样，粗糙但又贴心——给你几乎免费的供热，但温度又是大起大落，十分写意。有时过热，大家都脱掉棉袄，有时又会过冷，这种情况一般发生在深夜，锅炉房弟兄喝多了或睡着了。

在北方地区，除了衣食住行之外，暖气也成了必不可少开支。我记忆中，当时正值国企下岗潮，暖气的福利也没了，每年一进入10月下旬，大家就开始发愁暖气费。因为一户交不上暖气费，导致整个单元断供的事情比比皆是。心思活泛的人，开始想着怎么给家里赚暖气费出来，于是，曾经在深夜烤出来的差不多，也是当年舌尖上的回忆。

气暖时代，我家还住在国企的公房，暖气就像其他福利一样，粗糙但又贴心——给你几乎免费的供热，但温度又是大起大落，十分写意。有时过热，大家都脱掉棉袄，有时又会过冷，这种情况一般发生在深夜，锅炉房弟兄喝多了或睡着了。

在北方地区，除了衣食住行之外，暖气也成了必不可少开支。我记忆中，当时正值国企下岗潮，暖气的福利也没了，每年一进入10月下旬，大家就开始发愁暖气费。因为一户交不上暖气费，导致整个单元断供的事情比比皆是。心思活泛的人，开始想着怎么给家里赚暖气费出来，于是，曾经在深夜烤出来的差不多，也是当年舌尖上的回忆。

气暖时代，我家还住在国企的公房，暖气就像其他福利一样，粗糙但又贴心——给你几乎免费的供热，但温度又是大起大落，十分写意。有时过热，大家都脱掉棉袄，有时又会过冷，这种情况一般发生在深夜，锅炉房弟兄喝多了或睡着了。

在北方地区，除了衣食住行之外，暖气也成了必不可少开支。我记忆中，当时正值国企下岗潮，暖气的福利也没了，每年一进入10月下旬，大家就开始发愁暖气费。因为一户交不上暖气费，导致整个单元断供的事情比比皆是。心思活泛的人，开始想着怎么给家里赚暖气费出来，于是，曾经在深夜烤出来的差不多，也是当年舌尖上的回忆。

气暖时代，我家还住在国企的公房，暖气就像其他福利一样，粗糙但又贴心——给你几乎免费的供热，但温度又是大起大落，十分写意。有时过热，大家都脱掉棉袄，有时又会过冷，这种情况一般发生在深夜，锅炉房弟兄喝多了或睡着了。

在北方地区，除了衣食住行之外，暖气也成了必不可少开支。我记忆中，当时正值国企下岗潮，暖气的福利也没了，每年一进入10月下旬，大家就开始发愁暖气费。因为一户交不上暖气费，导致整个单元断供的事情比比皆是。心思活泛的人，开始想着怎么给家里赚暖气费出来，于是，曾经在深夜烤出来的差不多，也是当年舌尖上的回忆。

气暖时代，我家还住在国企的公房，暖气就像其他福利一样，粗糙但又贴心——给你几乎免费的供热，但温度又是大起大落，十分写意。有时过热，大家都脱掉棉袄，有时又会过冷，这种情况一般发生在深夜，锅炉房弟兄喝多了或睡着了。

在北方地区，除了衣食住行之外，暖气也成了必不可少开支。我记忆中，当时正值国企下岗潮，暖气的福利也没了，每年一进入10月下旬，大家就开始发愁暖气费。因为一户交不上暖气费，导致整个单元断供的事情比比皆是。心思活泛的人，开始想着怎么给家里赚暖气费出来，于是，曾经在深夜烤出来的差不多，也是当年舌尖上的回忆。

气暖时代，我家还住在国企的公房，暖气就像其他福利一样，粗糙但又贴心——给你几乎免费的供热，但温度又是大起大落，十分写意。有时过热，大家都脱掉棉袄，有时又会过冷，这种情况一般发生在深夜，锅炉房弟兄喝多了或睡着了。

在北方地区，除了衣食住行之外，暖气也成了必不可少开支。我记忆中，当时正值国企下岗潮，暖气的福利也没了，每年一进入10月下旬，大家就开始发愁暖气费。因为一户交不上暖气费，导致整个单元断供的事情比比皆是。心思活泛的人，开始想着怎么给家里赚暖气费出来，于是，曾经在深夜烤出来的差不多，也是当年舌尖上的回忆。

气暖时代，我家还住在国企的公房，暖气就像其他福利一样，粗糙但又贴心——给你几乎免费的供热，但温度又是大起大落，十分写意。有时过热，大家都脱掉棉袄，